

风物 深度

【新春】香港散步热：精神香港会消失？他们为何在城市走路

这几年，散步城市成为了一场香港集体观照的“流行文化”，留在此城的人，走路、发现、谈论……



屯门海滨是电影《幻爱》的唯美场景之一，踏著一架古典凤凰牌单车的Dennis曾拍摄一系列《幻爱》场景的照片而出名，追踪专页的人由几千人变成几万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编者按：明朝春过小桃枝，新春时节，端文化组推出“在香港散步”系列，给所有的在地漫游者，与异乡需要安置“自我”的人。年夕总要处理孤独与团圆，心无定时，散步连结现实与记忆、个人与时空，慢慢行，学习呼吸。

人有闲暇，就会散步。地方的细部、脉动，藉著散步而被看见；人也藉著地方的漫游，通往自己折叠的内向世界。散步是人与地方，彼此观照的方式。

散步尚可日覆日，无所事事，在各个巨型的建造中穿流而过。然而每一次的散步，都是不可重来、无从复制的观照经验，须在时间与空间的叠变之中捕捉。

但不捕捉，也没所谓。

这是散步的趣味，越碎步，越见众生。如作家珍雅各写下《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》，她透过在纽约街道的反复步行，见到城市是一种复杂的生命体，因人而生。

——笔者

2022年依然是香港的散步之年，香港各种民间或官方的文化活动，如“deTour展览2022”、“建筑双年展2022”等，都尝试加入“散步学”、“城市观察”角度；越来越多网民开Facebook或IG专页，记录自己的城市观察与散步游记。IG专页如“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”，粉丝人数超过八万，不少帖文的Like数超过一万，比不少一向受欢迎的饮食KOL或者明星艺人的日常分享还要多。

这潮流于香港约是过去数年的积累。艺术家、巴士迷荣仔2012年已开始做步行推广，认为人人本来就有散步习惯；而至2020年夏，城市研究者及艺术家黄宇轩（Sampson）与摄影师曾梓洋一起，开始了一个名为“怀疑人生就去散步”的拍摄计划，后来又促成FACEBOOK群组“香港散步关注组”的出现，由网民自发分享散步经验。

彼时，散步城市成为了一场香港集体观照的“流行文化”。至2022年初，散步拍摄计划扩充组成十八人团队“怀疑人生就去__”。过程中不少媒体也开始专题报导。2021年4月，流行文化杂志《U Magazine》以“城市散步学”为封面专题；杂志《Being Hong Kong》的2021年秋季号重磅专题是“香港街道演义”，探讨香港街道如何扣连人的记忆与身份认同。

近年香港地景面貌变化剧烈，虽然新旧流动并置本是此城一贯作风，而透过成为群体文化现象的“散步”，新旧之流动或不动，都因而更为鲜活，为城中香港人重新、一再地看见，感知。

散步兴起：精神香港之消失

“在城市政治低气压时，大家想找方法连结城市，我仍留在香港是为了什么？其中最大的答案，也是一种情感梳理：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觉得这地方很美，想周围游历。”

如前所述，黄宇轩是这几年“香港散步热”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之一。2022年一年间，他与不同艺术团体及社区组织，办了超过15场与散步有关的跨界合作，又在10月出版《香港散步学》，以旅游书方式作“路线推介”。书重版再印，已卖了超过3500本；2022年11月诚品的休闲趣味书类销售榜中，仅次于苏民峰的《2023年兔年运程》。

早在2008年，黄宇轩就开始在报刊撰写城市观察文章，2017年为明报撰写“街知巷闻：Ways of Urbanist Seeing”栏目，与记者共同散步了50多次，而那时城中主流大众还是习惯一放假就迅速飞离香港度假。

Sampson说，他特别感受到2020年，散步开始成为了香港的“Popular Urban Culture”（流行城市文化），成为了如音乐、电影般的普及娱乐，成为了主流大众的共通语言，带来在地的享受。

“最直接的原因是疫情，因为大家不能去旅行，开始讲本地游，再到Staycation，那是比较消费式。疫情也一度令其他的娱乐暂停，如看电影、剧场等。大家发现周围散步，发掘不同地方也是一种娱乐。像2003年沙士（SARS）时曾触发行山热潮，这一波疫症，大家就往城市里走。”

他有感2021年4月，流行文化杂志《U Magazine》以“城市散步学”作封面专题，“散步学”才叫真正走入大众主流视野。

另一个隐性原因，源于2019年反修例社运后的情绪。他说：“在城市政治低气压时，大家想找方法连结城市，我仍留在香港是为了什么？其中最大的答案，也是一种情感梳理：我真系好钟意哩个地方，觉得哩个地方好靚，好想周围睇下佢。（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觉得这地方很美，想周围游历。）”他曾在另一访问谈到，也是在2020年，坊间开始了“重新发现香港”的说法，更觉得要把握“蕴酿”的契机，思考究竟城市观察如何普及、入屋。

“每座城市都有极其热爱谈论那座城市中各种地方的人，而且谈起来多数是

如数家珍般充满激情，借用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说法，他们有种对“对地方的爱”（Topophilia），也有强烈的“场所感”（Sense of place）。”
——《香港散步学》序言

与以往学者式推广“城市观察”的切入点不同，今次包括黄宇轩在内的城市研究者和漫游者，更热衷于探究民间论述“#香港真系好靚”的集体意义。



城市研究者及艺术家黄宇轩（Sampson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我自己知道，散步只是名目，我心中思考的是如何Reconnect这个城市，如何主动地关心地方。所以我带团或者讲散步学，讲的是我们可否聚集一班人，都一齐睁开眼睛，锐利地看一个城市，分享我们所见到，谈论一下这个城市。”

黄宇轩这样讲。而近年社交媒体涌现不少专页，诸如城市观察，日常散步或者香港今昔的图文纪录，如FB专页“香港遗美”粉丝人数逾七万，IG专页“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”，粉丝人数逾八万，留言不时有



Facebook“邨新华富”版主 陈艾伦(Alan)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散步法之一：街拍与探险式 “我要在华富邨散步至2041年”

陈艾伦：脸书“[邨新华富](#)”专页主事者

浸浸海风，吹散了太阳的暴烈，正好散步。Alan带著记者，从华富邨下邨走到上邨。

他约记者在1968年开业至今的银都冰室出发。华富邨第一批居民入伙的翌年，冰室就开张了。作为有六十多年历史的公共屋邨，区内早年开业的冰室、上海发廊、粮油杂货店或商场内空荡的旧式戏院及人妖舞厅，以一个不曾消逝的香港般存在，成了时间的奇观之一。银都冰室里，挂有Alan散步时拍下的华富邨风景。

2014年，政府公布重建华富邨，计划2041年将完成华富邨居民的搬迁往“新华富邨”。在2020年12月22日华翠街休憩处围板封闭，重建即将开始。两天后，12月24日，即平安夜，Alan开了专页“[邨新华富](#)”，决定持续记录整个华富邨，由存在，以至消失的过程。

“寻找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。如果没有身份认同的话，你不会爱这个地方。”

一个城市必然的发展轨迹，推倒再重建，但预见这十年间来得剧烈、规模庞大，华富邨只是其中之一。市建局已公布未来六项市区重建计划，收购开支料涉300亿，包括土瓜湾五街、深水埗兼善里项目、九龙城重建项目等。六项市区重建计划之外，还有刚完成规划蓝图的“油旺重建”，面积约212公顷，涉及超过3300百幢楼宇。





华富邨晾晒中的被单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Alan特别感受到一个地方，那具象的空间、以至穿流变动的的生活气息与人情世界的“大限”。华富邨最后一批包括华翠楼及华景楼的居民，预计2041年完成搬迁。“2041年，哈哈，到时我就变成一个大叔啰，二十几年后，你会见到我仍然拿著相机，在华富邨周围走。这是我的心愿。”

早于2018年，Alan已经开始在这里拍照，有意识地想留下一点纪录。专页2020年才推出，源自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，Alan曾认真思考，如果想保持香港人的身份认同，最容易建立的方式，就是了解自己成长地方的历史。他见到大规模的纪录，很多人已经在做，地区性的研究和纪录较少人做，不如就自己做。“那一年后，我开始做自己社区的历史。在寻找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。”

“如果没有身份认同的话，你不会爱这个地方。”

Alan在华富邨旁的华贵邨弱智人士院舍工作七年了，平日返工（上班）前，放饭（午餐）或者放工（下班），会过来华富邨散步。“我是因为街拍才培养到有意识的纪录。透过街拍，训练自己的构图、觉察力等，再用那种观察力去记录。”至今他依然保持“街拍”的旁观身位，只远观而不介入，与被摄对象不接触，也不交流。他常在邨内的公共空间，如公园、球场，大厦走廊，甚至废置丢空的地方流连。跟著他散步，穿梭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公共屋邨，竟有异域探险的错觉。



华富邨对出的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另一个隐蔽的小乐园。Alan指著一处微隆的圆形砖地，叫它“龟背”。街坊说，细个（儿时）围住龟背跑，上来高一点，又斜落去，跑上跑下。再穿过一处空透的铁梯，窥视一间废弃的幼稚园及公屋废墟。

例如瀑布湾一带，已从海滨公园的规划，以栏杆隔绝出去了。我们要攀爬过去，越过去，爬上瀑布湾的上游。凶险成谜的瀑布湾下游，淹死过几个孩子，转眼又见矮树下供奉了少数族裔的神祇。抬头就见豪宅贝沙湾成屏风一样，不分贫富地与华富邨，面朝同一个无敌海景。

我们站在上游，Alan指著不远处靠岸二战时期的碉堡和探射灯塔说：“历史书有个说法，香港开埠之初，广州经欧洲的船只只会来瀑布湾补给水和避风。但我和朋友研究过，觉得未必。我们翻查过旧地图，海军炮舰硫磺号的船长曾标示的WATER FALL，不是标示这边，而是香港仔工业学校隔离（旁边）的五彩涧瀑布。”

有大千世界的历史研究者和学者，Alan布置做主国的历史纪录，如茶饭待一鸡笼/弓阴工炮口、千亩北刚才、旧薄扶林道研究等。自己历史自己研究，自己定义，从自身角度，重溯地区历史。Alan强调他研究的历史版本，未经证实。“（研究方面）很皮毛。”他笑说。

其实华富邨还未建成公共屋邨前，位于鸡笼湾一带，早在香港开埠后，被开辟为华人公共坟场，其后在日治时期，遭日军杀害的市民都葬于此处，成为乱葬岗。1959年，政府将鸡笼环坟场的墓冢，迁移到和合石，原址兴建华富邨。因50年代大量难民涌来香港，他们在弃置的鸡笼湾墓地（包括东鸡笼环墓地），就地取材，墓碑就成为他们建护土墙的材料。

这样的背景下，华富邨有个著名的石棺传闻，是讲位于居民协会对上的巴士站草丛，有一处密封的石屎（水泥）墙内有一副棺材，因华富邨昔日为乱葬岗，剩下这一副棺材无人移走。其后任何人尝试移走总会发生怪事，自此就被封在石屎墙内。

我们沿著传闻放了石棺的楼梯走下去，又是另一个隐蔽的小乐园。Alan指著一处微隆的圆形砖地，叫它“龟背”。街坊说，细个（儿时）围住龟背跑，上来高一点，又斜落去，跑上跑下。再穿过一处空透的铁梯，窥视一间废弃的幼稚园及公屋废墟。

Alan讲起，早年鸡笼湾的众多墓碑，敲碎成渣，填满了街坊上上落落的石级楼梯。

华富邨依山而起，临海，似乎总有界外之地。废墟与住宅，旧鬼和新神，历史与都市传说并存。任何一处也能相互穿过，几乎没有掘头路（死胡同）。持续的打桩声、北面凹陷的新地盘，再破开第三重空间，那是华富邨的未来。

Alan的独白 “黄昏日落时分，是华富邨最美的时刻。”

虽然我出生及成长在鸭脷洲，但我更喜欢华富邨。

的确，鸭脷洲比起华富邨，历史更悠久。因为鸭脷洲以大街为中心，住宅建筑以单幢为主，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连系不大，社区面貌比较普通。

华富邨则依山而建，高高低低。建筑师廖本怀说，他设计时，就像依著山的形态，把楼房逐一雕刻出来。所以，你见华富邨的公共空间多样，开扬，上邨以几何为主，向下望，下邨是楼与楼的重叠。形成独特的几何风景，以及人的生活风貌。

我不是在八廿层楼成长，但觉得华富邨很右趣。我白日周围探索，记录过田，主要是游客心太啦！（笑）因为香港

我不是在公共屋邨成长，但觉得屋邨很有趣。我日日同屋邨体系，见水见土，土女走册合心意啦！（大）因为其他人很容易忘记自己屋企（家）的美，也从来没有想过（屋企）有一日会消失。

黄昏日落时分，是华富邨最美的时刻；我也喜欢到上邨的最高楼宇，看海。在华富邨几何的构图中，尽是各类日常琐事。如细路踢波（孩童踢球），阿伯捉棋，师奶拎住几袋菜（菜）走过，晒被，楼上阿妈对住公园叫阿仔“返来食饭（回家吃饭）！”之类。又例如，屋邨大厦对外是街坊出入的通道，竟不像背面，因阳光能透入。低层的窗户一推开，就是一个景致，一个花园，种满了矮树。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与另一个大的公共空间是互通的，你想怎样穿过也可以。

其中最吸引的一则风景，我张看远方大厦后楼梯居民的活动。华富邨的大厦内部很通透，开扬。不时见到街坊住走廊尾，霸占楼梯位的空间，他们会晒被子、放沙滩椅睡午觉，种植物，拉筋做运动等，各施各法。

我喜欢留意人的日常与建筑物的互动。如果你想拍人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，就要来回走好多次。

事实上，你也很少在其他的公共屋邨，见到像华富邨这种形态。它自成一国，既有公共图书馆，也有街市，商场，幼稚园，酒楼等。基本上什么都有，你不需要离开华富邨。远离市区，居民也能自给自足。



“这是我的心愿。只要一直留在香港，就会继续纪录、书写这地方。”

《智齿》拍下石坡堆叠的观音像、佛像，是属于华贵邨华富邨交界，我觉得偏向是华贵邨地段。华富村和华贵邨以一条“富贵桥”接驳，外面的人觉得，华贵和华富是同一个地方，就像他们觉得香港仔、鸭脷洲是同一个地方。华富邨在六十年代建成，而华贵邨是八十年代建成，空间稍微大一点，感觉已经很不同，再旁边2000年建成的石排湾邨，感觉更不一样，冷冰冰得多，也不见绿色。

从华富邨的地理来看，它以前是阴宅，现在变成了阳宅，也因为那段历史之故，华富邨的灵异故事很多。例如最出名的都市传说，是UFO和石棺材，听说传闻放棺材的地方，位于居民协会对上巴士站草丛的密封石墙，不过摆了建筑废料，然后上锁。

听老街坊讲：“棺咩材（棺什么材）！我细个成日系果边玩！（我小时候整天在那边玩！）”UFO也是，很多街坊都说没有见过。说法上很大对比，我觉得好笑。街坊口中的故事，对比民间流传，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似的。（笑）

在记录华富邨之前，我一早有意识地记录鸭脷洲，我住那边，由它开始，是最好。2019年后曾认真思考过，如果想保持香港人的身份认同，最易建立的方式，就是了解自己成长地方的历史，那年后我开始做自己社区的历史。在寻找历史的过程，我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
如果没有身份认同的话，你不会爱这个地方。

这是我的心愿。只要一直留在香港，就会继续纪录、书写这地方。

我最早曾做过一个历史研究，叫“华富前身-蔡彼得与鸡笼湾防空炮台”。在1938年，香港保卫战之爆发前3年，鸡笼环兴建了两门4.5吋高射砲，附近山谷配备了十多个火药库。鸡笼环就是今天的华富邨。当时，隶属香港星加坡皇家砲兵团第17重砲连的蔡彼得，是其中一个砲兵，驻守鸡笼环防空砲台。
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晚年住在华富邨，直至2020年离世。

我常想像，他从前望著天空搜寻敌机，晚年看著同一个天空，在树下乘凉的画面。如果他在生，我很想问他，入伍

时他望著这片天空，和现在望著这片天空，感觉有什么不同？他当年的所见所闻，又是什么。”



Facebook“青山散步”版主 邓锦泉 (Dennis)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散步法之二：街坊人类学式 苦行僧散步青山

邓锦泉：Facebook“[青山散步](#)”版主

Dennis踏著一架古典鳳凰牌单车在屯门海滨出现，黄昏时又踏著离开。那是一位喜欢改装旧单车、喜欢环岛单车游的朋友送他代步。Dennis把车身几十年积下的锈迹磨光，车座换上皮革，后座加上两角呈斜边的红酒箱，说：“看起来要有个性，与别人不一样。”

比起行路，单车载著他能去更远。想何时出发就出发，不用受限于轻铁、巴士的划界，很自由。

Dennis以前住青衣，90年代随家人在屯门购入私楼，搬入来生活了几十年。谈起屯门海滨是电影《幻爱》

的唯美场景之一，他的专页“[青山散步](#)”不多人关注，却因为他陪朋友逛屯门，顺手拍摄一系列《幻爱》场景的照片而“红咗”（按：出名），几千人变成几万人追踪，很多人因此而认识他的专页。

“那是我的黑历史。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Dennis带著记者以屯门码头为起点，沿著海滨散步，最后我们也有走到热门的幻爱桥。

“平日我都会落来码头附近走走，两边也是海，黄昏时觉得很舒服。”撇除《幻爱》的唯美滤镜印象，这里就是它应然的面貌，就像任何一处的海滨公园般寻常、闲适。放工时间，不是归家的人、拍拖的情侣，就是出来透凉、做运动的街坊。我们走向蝴蝶湾泳滩的方向，远望南面海湾，日落坐于屯门四十区，远一点就是繁忙的港珠澳人工岛，偶尔赤腊角机场的飞机由低起飞。这片海很繁忙，货船、工程船、轮船、渔船等来来回回，越夜鸣声越像沉入海底。一切在咫尺间。

到底要藉著Dennis的步速、眼睛，重新看一遍这日常场景的微观。“很多时候（观察）从一个问题引发，由好奇心开始。”

“平日我都会落来码头附近走走，两边也是海，黄昏时觉得很舒服。”





屯门河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码头旁有一人工堤岸，半潮退时，形状各异的立方人工石头，裸露半边，石心是迴转状，海浪一上一下将之灌满。Dennis说那是生态立方，而一层一层回状是潮汐池，水退才见到石心的结构。他在专页曾介绍过，那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和香港大学合作进行的研究，在西贡、屯门龙鼓滩和沙田马料水的海堤，放置一些生态海岸设施，作实地试验。

“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上网查完贴出来，大家才恍然大悟。”还有2003年他开始拍摄的屯门海滨的岩洞猫，牠们偶尔从岩洞钻出来，懒洋洋晒日光、觅食。“近年越来越少。”

常常附近街坊无事坐著，聊一聊，就向Dennis爆料。

“六百万人就有六百万个故事。土生土长的屯门人，知道很多屯门的故事。”有次他在码头附近散步，遇上八十几岁的屯门老街坊叶生，打起牙骹（聊起天来），提及附近的白石矿业，大小磨洲的黑墨矿，也讲起他小时在九径山遇见守坟人。“你以为读《卫斯理》才有守坟人。后来我上去山查证，在坟旁真的有间石屋。”他见到墓碑早被黄泥掩盖一半，碑上堂号是安定堂，年份是民国二十三年（即1934年），而荒废的石屋早消隐在林内。“他的口述历史以外，我找不到其他史料。他说的，未经考证。”

Dennis指著海中间突起的三角形石座，大部分人必定忽略的事物，他最爱留意。因为叶生谈起白角。Dennis就去翻查1971年的屯门地图及1973年卫星地图，发现了在白角的路上出现直线建筑，一直延伸至海中。“为什么海中间会有这个东西？上网又查不到，也没有人知道，我以为是阻一阻大飞（阻止一下走私船）上岸码头。”

他问过不同的街坊，才知道那三角形石座是排污的渠口。“为了让驶过的船只知道，是渠口，小心撞到。（他指一指）近岸这条斜路是由渠口一直延伸，连接这条斜路，至后面马路，原来这条人工渠，政府在发展美乐花园时，把山上的溪水引出海，不要让民居造成水浸。”从那不起眼的三角石为起点，一下子整个地理空间与时间的脉络，就在脑海中勾划出来，一切事物存在，都有其演化与因由，明明了瞭。

“因为起西铁，90年代也宣告消失，同样在我搬来屯门不久后发生，我竟然什么也没有纪录下来。”

这三年来，Dennis写下的屯门历史考证、口述历史和照片都整理下来，放在“青山散步”专页，朋友说他做的民间研究、田野考察和学院的人类学科没有分别，他曾研究包括屯旦仿古桥的前世今生、屯门旧墟研究、青山禅院考察等，研究的灵感来自散步时的偶遇与奇想。“他们说，不过你没有官方名衔。”Dennis说自己不过为了兴趣，满足好奇心而做。

屯门码头一带于Dennis而言，还有另一情意结，也是他年少不可复来的记忆之洞。“我细路（小孩子）时住这边，新屯中，小时不懂纪录，其后起楼发展后完全不同了，以前所有熟悉的东西都消失。还有70年代屯门第一代公共屋邨新发邨，因为起西铁，90年代也宣告消失，同样在我搬来屯门不久后发生，我竟然什么也没有纪录下来。”

他悻悻然反问，你想想，究竟有多少故事、照片和历史（没有被纪录下来）？ **Dennis的独白**

我以前正职做产品设计。在香港，做设计很辛苦，经常为了赶死线而通宵，做到身体五痨七伤，后来我决定辞职休息，碰上2020年后市道一直不好，继续休息至今。“青山散步”脸书专页，是我2018年那年开的，后来疫症关系，我多了时间留在屯门，索性集中行屯门，纪录屯门。

那时想集中精神，只做好一件事。

散步很需要有个悠闲心境。这几年休息，心境和屯门很契合，以前可能和其他屯门人差不多，放工回来睡、回来食而已。研究和多了认识屯门，就更加喜欢这地方。散步时，渐渐发现屯门很多细位，越知道，越研究多了就越觉得过瘾。

例如屯门河蔡意桥是百多年历史的桥，经过好几代了，现在我们所见的蔡意桥，大约在1969年新建。石碑一路在马路隔离，上而写有“CHOY YEE'S BRIDGE ERECTED 1911 A.D.”，石碑看来新簇，不像有百多年历史。很少屯门人留意到这石碑，相传是一蔡姓商人所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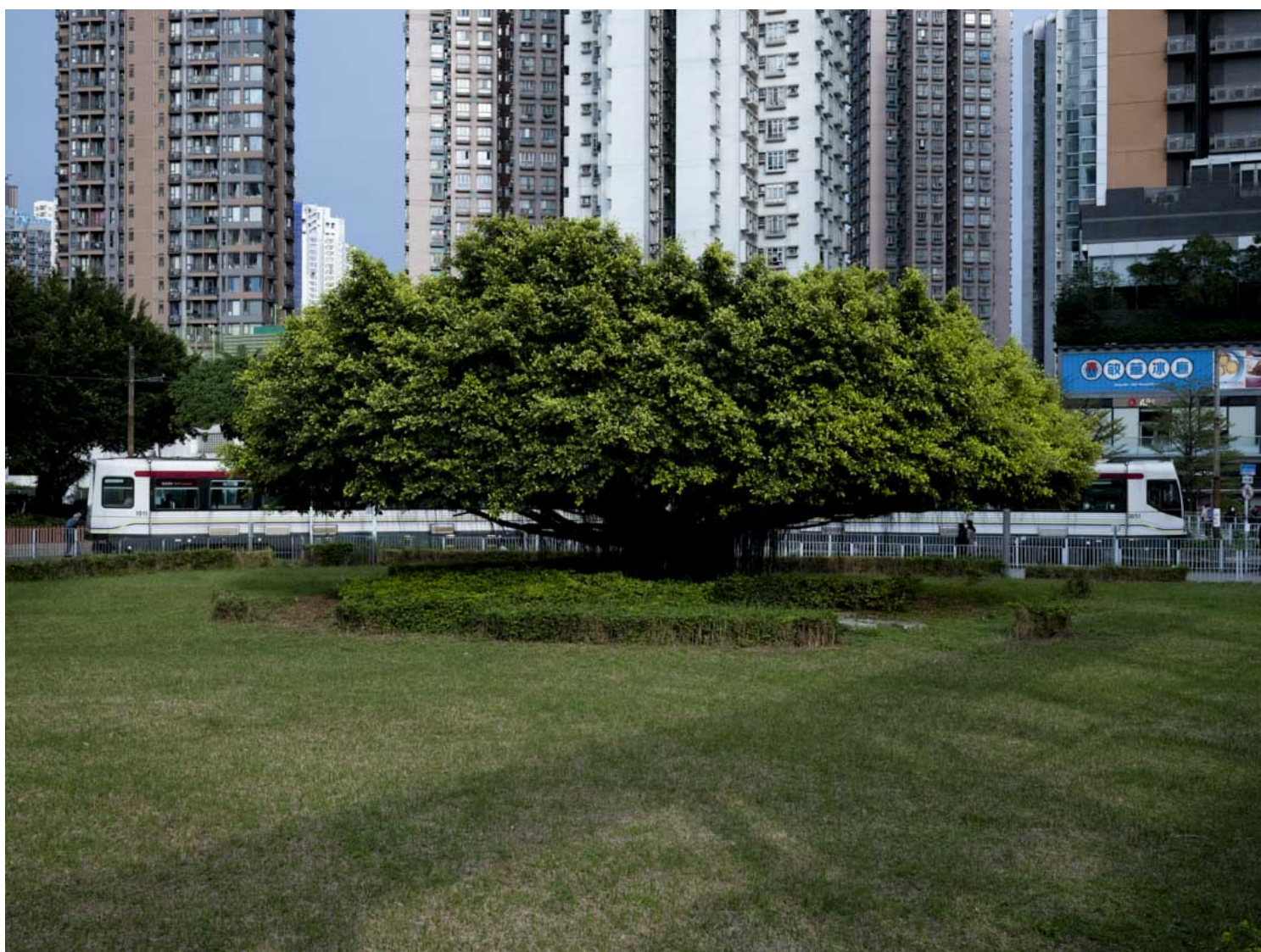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屯门有个青山禅院，是香港佛教的起源。里面有间烂屋，是方丈室，我在20年代出版书藉见过，很少人知道。在杯渡庵的三角石后面，即化龙岩，有一块龙骨放在后面，即是鱼骨。上世纪30年代的旅游家黄佩佳，写了本《新界风土名胜大观》，记录过他游览青山寺，当时记录了有三块龙骨，而不是现在的一块。

讲起黄佩佳，他是一个传奇的人。上世纪初，他是个公务员，写好多不同的本地旅游文章，投稿报馆。后来因为打仗，回到中国大陆，献身前线，就没有回音，只留下一堆文章。因为他投稿用不同笔名，后来的编辑要研究哪些是他写的文章。

如果跟著他在香港游历的路线走，应该很过瘾。

我曾经在网上找到一批由黎培铨先生1963年屯门考察的照片，及李美意在1956年到屯门考察的照片。在屯门未发展为卫星城市之前，屯门未有大规模填海，不是很出名，现在大部分能找到的旧照片都是屯门当年的名胜。但黎培铨和李美意的考察路线，除了少量名胜，也拍下了少见的屯门工业地区。

“屯门是一处特别的地方，它有山，有河，有海，有村，有轻铁，样样都齐，咩都有（按：什么都齐全，什么也有）。”



屯门田景邨一辆经过的轻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后来，我重新将黎培铨的十几张相片，尝试组织他当年步行的路线。假定他从九龙乘搭到青山公路新墟段的巴士总站下车，未到巴士站前，会先经过三圣墟，黄家围，到了第一张照片，是乡师学校，然后是青山公路指示牌、新墟天主教堂等几个地点，一直到新青桥。之后是粉丝厂、大兴纱厂、益金有限公司，最后一站是青山禅院。

我曾模拟那条路线，再走一次，发现真的能走到。你想想，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些故事，究竟当年为什么这样构思？他又见到怎样的一个屯门？这启发到我，新青路的重要性，由新墟去到屯门西边，黎培铨和李美意都重复同一条路线。

事实上，这条路线不全然和以前一样，后来因为填海，某段新青路消失在工业区之中。

屯门是一处特别的地方，很多人看我的专页，发现很多连屯门居民都没有留意过的地方，或者是我的专页“青山散步”营造到这种特别的感觉？它有山，有河，有海，有村，有轻铁，样样都齐，咩都有（按：什么都齐全，什么也有）。

我相信其他区也很特别，看你如何透过个人角度观察和营造，搭个棚出来。香港一直有这班人，周围走，周围发现有趣的事物，要想方法引他们公开分享。过去我查找有关屯门的照片，多数是政府旧照片，数量很少。我在专页经常呼吁，屯门人请自发影多点照片，累积未来的记录。

所以我经常鼓励喜爱周围走的网友，用自己角度写点什么，拍点什么，每人写少少，描述自己的见闻、角度和路线，屯门就变得立体和过瘾。

我本来喜欢纪实摄影，有时很不喜欢摄影圈子一窝蜂的倾向，一个影（拍摄）发光蓝藻，就全世界影发光蓝藻。一个影萤火虫，就全世界影萤火虫。

几年前见过很多人做屯门专页，他们需要“LIKE数”，就做好多如饮食、交通，鬼怪、色情的内容，因为大家最感兴趣嘛！我决定不做这些，介绍比较少人留意的屯门风貌，或者用其他独特的角度来分析。眼见也有人利用自己专页的名气，方便找人访问、拍照，但我不会主动讲自己是“青山散步”版主。

可能我是苦行僧，倾向挑战难度，事倍功半。做什么也倾向以最辛苦的方式，来锻炼自己做事。

“你问我，散步青山这件事为了什么？无，我不过是找来不同的题材，像创作的一种，补遗主流以外的事物，用其中一个角度看香港而已。”





屯门一个游乐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例如我研究和纪录本土的盂兰胜会，已经超过十年了。

当你问我搞的专页是不是“得闲就散下步”，当然不是。散步是近几年的掉头嘢（噏头），大家最后都只关心边度有好嘢食（哪里有好东西吃），影日落，打卡靚相。取名“青山散步”，散步是我影相、认识事物的过程，不是闷就散下步，无所事事就散下步。我是借散步做我想做的事。

我是用散步来“寻找”。

灵感也来自一位朋友 Terry Wong，他开了个专页，叫“[跑游元朗](#)”，专门做元朗乡村、城市故事，他每星期跑步去不同的村，写下所见所闻。既然他是跑步，不如我就散步。他的史料研究比我更深入，更全面。他刺激了我做“青山散步”深入研究和纪录屯门的方向。

我出外的习惯，很随意，今日喜欢行北面，就行北面，多数乱行。有时上次未行完，下次继续行。现在多用单车代步，能去得远少少，如北面陶氏原居民的村落。有段时间，我只带手机，想告诉别人，用手机也可以记录，不用太专业。近几月，再重新用大机，有时也想拍下漂亮的照片。

屯门不是很大，我几平行遍了。

你问我，散步青山这件事为了什么？无，我不过是找来不同的题材，像创作的一种，补遗主流以外的事物，用其中一个角度看香港而已。